

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

上海涵芬樓借常孰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
元大德間刊本景印
原書版匡高營造尺
七寸寬五寸

上行下倣謂之風衆
心安定謂之俗移風
易俗在則人亡則書
此應劭風俗通所由
作也然漢世有其書

後人著述多引以為
證今罕見全本錫學
比刊白虎通矣風俗
通一體書也尚缺焉
三衢毛希聖挈來橫

經錫守劉平父一見
以此勉之遂繡梓于
學客有自錫山來者
道廣文此意徵予跋
語余深嘉教之浹

洽異書迭出可為斯
道賀敬因其請而題
于篇首云大德丁未
中和節太中大夫行
都水監李果題

風俗通序

城雙劍張華謂天生寶
物終當合古劍古書一也
白虎通與風俗通二書並
行于二千年前不復見久
矣余觀風西浙至無錫有

春儒李顯翁晦來訪云
魯齋許文正公之門人
劉平父世常來守吾邦
嘗刊白席通于學
參政恪齋嚴公題于卷
首方慮未得風俗通以完

二書未幾某之子元昭錄
吳泮得之於館以生以歸
郡博士遂抄之將併刻
于學願求着語余曰神
物終合之論信然喜而為
書大德乙巳陽月中議

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
訪副使謝居仁顯卿題

大德新刊校正風俗通義序

漢太山太守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
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
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
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
競一作本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
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

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

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
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
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
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
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
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
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
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

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
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
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
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
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
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
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
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

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
爾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
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
願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
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
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
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
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
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序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錄

漢太山太守應劭

第一卷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第二卷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第三卷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翹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第四卷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第五卷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盧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偃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第六卷

商

角

宮

徵

羽

墳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柷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簫

篪

簫

籟

菰

菰

第七卷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第八卷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茭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媮

臘

祖

楔

司命

第九卷

世間多有見怪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世間亡者多有魄持其家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見神

世間多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第十卷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錄終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
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真真乃
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
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
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
章自是以來載籍昭皙然而立談者人異綴
文者家舛斯乃揚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
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

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

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
化天下天下法則成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
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
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
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
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
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
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
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

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粢䟽故託農皇
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
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
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
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
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

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
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
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
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
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
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

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顯者專也項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譽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取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
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
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
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
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
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
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
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

至於訟聞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
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
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
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
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
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
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
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徃也為

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
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
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
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
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
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尅帶

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
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不
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鴟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
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家

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湏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

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

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
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
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
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
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
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舎鄉亭止于棠樹之
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
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
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

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窄齊晉崎嶇
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
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
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
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
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
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
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 魏之
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

封高於畢因以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
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
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
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
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
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
穆王為御驂騶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
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
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

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
皆懼呼鑿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
脈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
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
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
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
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
穀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
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
樂于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
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
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
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
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
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
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
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
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
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日何也
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
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筭
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

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
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
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
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
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
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
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
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
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

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
是遺趙無恤原過旣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
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
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
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
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
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
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

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
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
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
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
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
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
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
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
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子

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
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
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
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
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矣弛於負
檐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
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由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

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亡建
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
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
問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
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
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

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
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
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
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
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
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枝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

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延廢
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
四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
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卷之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
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
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
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
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
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漑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

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黃
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
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
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
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
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
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
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

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
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
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
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剋之曰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
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
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
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
上示增高也剋石紀號著己績也或曰金泥

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
示增廣也禪謂壇墀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
繹繹明己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
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
山其身禪子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
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
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
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
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

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
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
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
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
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
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
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
止暴病而死悼愴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
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

非一事也子以空僞承之東嶽忝素六載數
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壘處
剗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王牒探籌之
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
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
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
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
山騎龍升天豈不恠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
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

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
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恠其數而無
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
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鳧耳
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屐履也每
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
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

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
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
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
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
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但云葉
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
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
者今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

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
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
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
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
一人曰何為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
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
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
奔山而逝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

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

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虔蕤神農黃
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
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
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
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
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
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
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

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

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恠也故間間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

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
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及即
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惟
常居明光宮聽政為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
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
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外平斷
獄三百人粟外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
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

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
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為王者
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
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
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
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
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
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
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

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為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

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
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
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
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薄是時大
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
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
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駱驛
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糶
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

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
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
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
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
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
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
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
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
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

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
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以不及太宗之
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
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耆舊
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
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
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
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
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

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
諸入皆輸莫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
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
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
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
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
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
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
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

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
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
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
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
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瘻汁見愛擬於至親賜
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
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冠
襲氎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
獵漸臺下馳射狐兔果雉刺彘是時待詔賈

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
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
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
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
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
闔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
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
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
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

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
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
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
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
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
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
人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
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
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

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
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
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
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
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
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
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
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
宗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

即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
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
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
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
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
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
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

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
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
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
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
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
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

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
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
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
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
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
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恆誕多
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
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
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竒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刻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

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
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
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
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
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
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
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
漏亡取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

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

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
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
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
遺文竒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
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湏冬獄兄陽成侯
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
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
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

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窋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窋勿復課錄退貪殘進

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

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揖懼
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
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
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
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
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
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
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巖垂出而孫適
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
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
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
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
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
而不娶曰吾不及用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
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

及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
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
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
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
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
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
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
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
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魏

魏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
嘗君對其文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將雅政宜有異乎
荅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
此明公旣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
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
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
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
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

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跋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

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

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
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
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
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
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
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
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
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

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
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

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
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
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爲
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不匡糾而云觀過知
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

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旣齊於己

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蚕織垂統
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
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求絕
而曾無惻容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爲矯情
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
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
襲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裹
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
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
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
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
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
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
於澗池間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
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
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

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
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
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
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很自遂若宮車晏
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
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
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
公薨皆制齊襄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
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

乃褻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曼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襄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襄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

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
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
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
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
元方韓元長綦母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
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
翩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
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

滕焉豈不愍哉由邠人失兄子臯爲之裹雖
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

介不取諸人曾過娣飯留十五錢默
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士相
見之禮贄用脍雉受而不距而交荅焉唯祭
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當不飽何有

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
孟軻譏仲子吐鷓鴣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
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
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
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
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
兄禮事之伯卧床上敬寢下小榻言

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

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
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
切如嗟如琢如磨朋友術術閭閻各長其儀
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
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
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
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
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

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
弃聖絕知邈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
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
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即
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
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
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闕也其後閉戶

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

母念時時徃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躄食止壇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諭若異域下牀閭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

避世之士由訖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
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婢婢鯉
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
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
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
命瓊薨既葬負篋并涉齋一盤醞哭
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長孫
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

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
子琰大恠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
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
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
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醊墳前是也訖
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
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
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

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
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術禮第三

此卷文字因严重污损，内容无法辨识。

人作...

六

...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暉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欽臨饗

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
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
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
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
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
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
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
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戾

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
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歎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猶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歎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歎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爲官擇人

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
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
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
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
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
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湏於萬人之中
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
囚少以爲多况創病君父以爲己功者哉而

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而政在陪諛也

司空穎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

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食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

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
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
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與負貪昧之罪子被
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
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况少爲卿佐發黨過於
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
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
期闕日卿佐多從正徃使卿佐先拔

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
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輿養之數日
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
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
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
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
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
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

自_二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
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
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
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
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
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
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
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

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
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
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修南陽士
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
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
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
席止則專館宋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

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
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
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迺
光昭舊交之門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
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損命坐之刑黜今茂泯
弃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
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
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

位欲退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
上郡太守。是物故規素縞到下亭
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
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走私違公當
及舉奏。荅曰威明欲得避第故作激
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
家計耶。規爲中郎將督并涼益三
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

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
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
舟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
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
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
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况於弟乎方殊俗越
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規義在出身

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
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闡茸何
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
騎將軍霍去病治弟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
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
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
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求
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
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

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遠自作孽不可追人之所忌災自取之蓋嚴楊憚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

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

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
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
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
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
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
弟此爲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
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
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起自乞子璜尚弱而弟琰幸以

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璜璜十四未可

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

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

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璜官詔書左遷武當

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

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璜爲軍曲

候璜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

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孳隣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

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
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
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
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
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
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
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
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

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為
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為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
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
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
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
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推
獨車復表其上為其飾偽良亦昭推

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
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
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
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
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
稱袞盜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
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
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今皦皦乃如是乎方

之表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
讓其下耳况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
為高唐令密乘轡車徑至高唐變易
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
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
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
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
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

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
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
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
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
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
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
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

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
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
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
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
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
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
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
徐告退古既待放湏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
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

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
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湏冬日之
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
三康叔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
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夫本公之不言而無化

之妻之不以爲然也夫由外而內其於士夫
類也則不難也而何以爲之哉特固公爲
此之辭則得而後東海之說未必能冬日之
身也然則天下之不以爲然者亦固矣